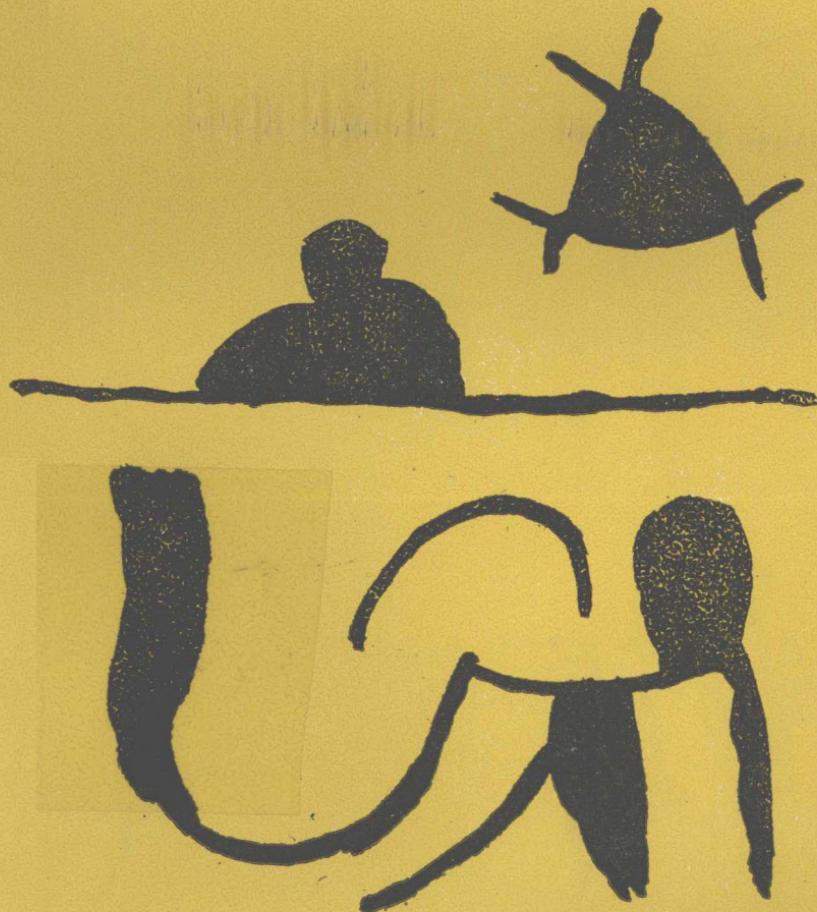


● 科学心理学

● 社会心理学丛书

〔美〕马斯洛 著

林 方 译



• 科 学 心 理 学

〔美〕 马斯洛 著

林 方 译

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
A Reconnaissance
by

Abraham H. Maslow
Gateway Editions, LTD. 1966
South Bend, Indiana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字数: 16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222-00276-6/B·22 定价: 2.35 元

社会心理学丛书

主 编：陈元晖

副主编：孔令智 沈德灿 程志方 孙 眯

顾 问：苏 驼 徐联仓 何建章 曾性初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孙 非 乐国安 卢云昆 李 沂 刘恩久
汪 青 时蓉华 林 方 张世富 徐凤姝
章志光

总序

陈元晖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国家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下，进入了现代化建设时期。一方面建设物质文明，一方面建设精神文明。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同心同德，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一派万马奔腾的新局面。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各门学科的发展、复兴、创建，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直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科学技术，有了飞跃的发展，间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得到了相应的进步。社会心理学是一门长期被忽视的学科，由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好形势的推动，也得到恢复。短短的两年间，相继翻译了安德列耶娃的《社会心里学》和彼得罗夫斯基、施巴林斯基的《集体的社会心理学》，巴克的《社会心理学》，并自编了《社会心理学》教材。在此之前，为了大学开设《社会心理学》课程的需要，就曾翻译了库兹明和谢苗诺夫合著的《社会心理学》作为参考材料。除社会心理学概论的专著之外，还出版了《宣传心理学》、《战士心理学》、《犯罪心理学》这一类专题研究的著作和译著。虽然社会心理学工作者这几年间付出不少有益的劳动，但社会心理学仍远远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社会心理学要研究人际交往和相互作用的心理学问题，要研究集体、民族和阶级的心理特征，要研究人的个性的社会化问题，要研究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心理学问题，要研究工业生产部门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要研究学校班集体中的社会心

理学问题，要研究宣传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要研究售货员的销售心理学，要研究物价的心理学，要研究电视的心理学问题，要研究家庭生活间的心理学问题，要研究风俗、风尚、风气的社会心理学。这些众多的研究方面，需要一批批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去表达、说明、分析。《社会心理学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就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

纳入《社会心理学丛书》的书籍，可以是著作，也可以是翻译；可以是长篇巨著，也可以是五、六万字的小册子；可以是理论专著，也可以是调查研究，联系某一实际问题的论述；可以是原理论，也可以是方法论；可以是社会心理学思想形成历史的探讨，也可以是当前的社会心理学问题的议论。总之，《丛书》是不烦其种类的众多，不厌其分支的繁复，社会心理学所包括的众多的知识应该应有尽有，接触的问题应多多益善。但其多应围绕于四化建设的需要，其繁应服务于两个文明的建设。这就是编辑《丛书》的宗旨。

社会心理学是刚刚开始恢复研究的薄弱学科，它更需要展开百家争鸣，互相研讨；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只要言之成理，又有调查的事实印证，就可以成文、成书，就可以公诸于世。“开放”二字不仅可以用之于经济事业的发展上，也同样可以用之于社会心理的发展上。希望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群策群力，畅所欲言，这样才能使《丛书》编好，才能使社会心理学欣欣向荣。这就是《丛书》编委会所衷心冀望的。

1985年7月

前　　言

亚瑟·沃斯^①

马斯洛教授献给我们一本好书，它代表着坚持不同意见的光荣传统。他向当前仍然占优势的世界观提出了挑战，这种世界观一直支配着人格研究和人类行为研究的方法论和课题。例如，他告诫说，心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主要是模仿物理科学的机械论传统，它遮住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不能充分认识人格，而对人格的认识却是我们迫切需要的。由于机械论传统非常适合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和对人类行为某些方面的研究，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已经在论证说，这些方法是获取人格科学知识的唯一途径。马斯洛认为这种观点的信从者是有罪的，因为他们企图仅仅从他们熟悉的操作法出发来说明人类生活的全貌。他要求行为科学家正视一个问题：在一昧坚持传统方法论的权威中，是否有个人安全需要的考虑在作怪。

一个与此有关的情况是训练研究人员的计划。马斯洛说，训练完全是以机械模式为依据，要求调查的方法可靠，使调查局限于探究那些易于用传统方法处理的问题。这样做的后果是把虽然重要但难以对付的问题排除在外，如研究整体的人，研究主体或自我的知识，研究“单独某人”的深层知识，研究高级的人性如利他和正直（我们还可以问，是否有一种选择的因素在起作用，使那

^①亚瑟·沃斯 (Arthur G. Wirth) 是杜威教育文化研究会讲座委员会主席。

些仅仅满足于现状的学生保留在圈内）。假如我们关于人格的知识要有所进展，我们就需要鼓励有勇气和想象力的研究人员对付那些被特意搁置起来留待“日后”解决的“棘手”问题。

马斯洛说，西方人迷恋科学世界观的种族优越感会使他们固步自封，看不到其他明智的体系能推进对人类经验广阔领域的认识。他大胆提出“道家科学”作为这样的一种可能。

为什么一个人竟敢向一座坚固的城堡投掷矛枪并甘冒乱石和沸油回敬的危险呢？马斯洛的不满来自他个人的心理学家体验。他受过华生实验传统的训练而且在实践中是很胜任的。但他感到有些问题非常重要却并不符合实验室的理论。作为一位诊疗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医师，他开始兴致勃勃地研究有创造力的、成熟的人，研究成为这种人所需要的条件，研究导致心灵残疾的原素。作为一位知识探索者，他审查了从他的行为主义训练所能得到的概念和手段，发现这些东西对于他要研究的问题很少用处或没有什么关系。停留在现行的方法论范围内，会迫使他放弃他感到好奇的问题或对他的主题做出谬误的说明。“假如你仅有的工具是锤子，那就会诱使你把每一件东西都作为钉子来对待。”他对钉子没有兴趣，并拒绝在他希望理解的非钉子的世界上悬挂传统的标签。假如他屈服于那样的诱惑，我们就不会看到眼前的这本书了。

公正的读者会承认，马斯洛博士的意图不是否定科学，也不是自命提出一种“新”科学取代旧的不受信赖的科学。他是为敢于大胆想象的态度辩护，这种想象是经受批评规则考验的，能使科学研究超越已确立的壕沟而进入相对地说尚未探索过的地带。这需要新的策略。他声明，他提出的概念是包容机械论科学而不是取代它的。鉴于这一点极其重要，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我相信，机械论科学（在心理学中呈现为行为主义的形式）并非不正确，而是太狭窄，作为一般的哲学是有局限性的。”

马斯洛博士对当代研究方法局限性的不满，迫使他对科学事业进行再评价。他做出结论说，科学的首要任务是正视人所体验的一切现实——说明、理解并“接受”这一切。科学家的主要过失是否认现实，或仅仅因为现实的某些方面不能经受手边精密工具的检验而拒绝正视这些现实。

他接受并尊重科学的其他任务：要客观，要寻求广泛的、抽象的、合法则的秩序。他知道，完全沉浸于经验会导致幼稚或浅薄或虚假或欺骗。但他警告，编造抽象系统的爱好也有它自身的危险。假如我们误认这些抽象或系统为现实本身，我们就会使自己上当受骗。假如我们仅仅把人作为控制的对象而不是解放人使人成长，我们就会成为使人丧失人性的帮凶。他回到了（杜威的学生会认为是）杜威常常谈论的题目：可靠的真知卓识需要有理论抽象和经验材料永无休止的相互作用。我们不能满足于偏颇的知识，只赞同其中的一个方面而没有另一方面的核对。

为了把问题提得更尖锐，马斯洛教授这样问道：传统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对于获得人的知识在怎样的程度上是正确的？不适当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有什么反建议可以提供考虑并经受检验？那些设计方案训练研究人员的人，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马斯洛自己的阐述，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显然，这本简短的著作不可能是这一主题最终的讨论。同样明显的是，它提出了一些价值标准问题，这些问题对于那些把人作为科学探究对象的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年度杜威讲座，每年二月在杜威教育文化研究会和全美大专教育教师协会联席会议上开讲。这本书是马斯洛教授在这一讲座上宣读的论文的扩充。讲座计划的意图是提供一个环境，使学术界有才华的思想家能从不同的方面把他们最敏锐的思想用于探索教育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杜威研究会相信，马斯洛教授提出的挑战是对这一讲座的杰出贡献。

序

这本书要说明的中心思想是：科学是科学家人性的产物，它不只是审慎的、因袭的科学家的制品，而且是勇敢的、革命的科学家的突破和创新。这样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和心理健康的科学家所创造的那种科学是一致的。本文可以看作是我的《动机和人格》的续篇，特别是那本书前三章的续篇，在那三章中，我着重谈论了科学和科学家的心理学。*

从这一研究涌现出来的一个基本论点是：从事物的、动物的、局部过程的等等非人格的科学沿袭而来的一般的科学模式是有局限性的，当我们企图认识和理解整体的、独特的人和文化时是不适宜的。主要是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创造了这种世界观和现已被称为科学的亚文化（包括制定了科学的一切目标、方法、公理价值、概念、语言、惯例、偏见、有选择的盲目性、隐匿的假设）。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指出过，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老调常谈了。但只是在最近才说明，这一非人格的模式究竟如何和在哪里不适用于人格的、独特的、整体的研究。而且至今还没有提出过一个替代的模式来有效地研究丰满人性的人。

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想做的事。我希望能说明，传统科学的这些局限性本来并非必然如此。广义地说，我们可以认为科学是强大有力而又包容广阔的，有权收回许多认识问题，这些问题曾由于

* 为便于系统的研究，这三章也已译出，作为本书中译本的附录。译者注。

科学过去隐伏的致命弱点而不得不被放弃——即它没有能力对人的问题、价值问题，对个体特性、意识、美、超越、伦理学进行非人格的探讨。科学起码在原则上应该能够产生规范的（或伦理的）心理学，包括心理治疗、人的发展、优美心灵的或理想的社会心理学，以及宗教、工作、娱乐、闲暇、审美、经济学、政治学等各个方面的规范心理学。

我认为科学性质中的这一改变是精神分析运动中的革命潜能的一项延迟的实现。具有调刺意味的是，这一延迟起因于一个事实：即弗洛伊德是在十九世纪型的科学以及它的决定论、因果律、原子论和还原主义中培养起来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不由自主地用了一生的精力分割出一块基地脱离了这一类型的科学，而且实际上是在摧毁它和它的纯唯理论。据我所知，弗洛伊德仍然保留着对这种科学的世界观的忠诚。不幸，对于现代心理动力论的发展有杰出贡献的其他学者——阿德勒、荣格、赖希、兰克、霍尼、弗洛姆——竟然没有一位是科学家，因而他们都没有直接讨论这一问题。我能想到的唯一认真对待这一任务的精神分析学者是劳伦斯·库比（Lawrence Kubie）。我非常希望其他精神分析学者和心理动力论者能继续从他们的论据出发批判科学。我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我激怒地脱口喊道：“为什么你们总是问精神分析是否很科学？为什么你们不问科学是否足以说明心理动力问题？”我在这里也提出同样的问题。

这一使科学重新人性化（并超越人性）的过程也能增强非人格的科学。这一类的事正出现在生物学的不同领域，特别是在实验胚胎学中。除有关事实本身固有的动力性质以外，这一学科已经变得不得不更整体论了。例如，看一看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的有说服力的著述吧。心身医学这样的交叉“领域”，也引起对传统科学的深刻批判。内分泌学也一样。我相信，全部生物学最终都将摆脱纯物理化学的还原倾向，或至少不得不以一种包容广阔

的方式超越还原论，即在层次整合中容纳还原论。

我对传统科学的不安，只有当我开始探讨人性能够达到更高境界的新问题时，才变得更严重了。这时，我曾在其中受过训练的传统科学模式使我失望了。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不得不特别想出新的方法、新的概念和新的词汇来适当处理我的资料。在这以前，科学对于我曾经是一个整体，只有一门科学。但这时，对于我来说似乎有两种科学，一种是为我的新问题设立的，另一种是有关其他问题的。但更近期，也许是十或十五年前，我才又发现，这两种科学能够再一次合为一门科学。这门新的科学当然看来是不同的；他有希望成为比过去的那门科学包容的范围更广而且更强大有力的科学体系。

我不仅被更“尾端的”科学家弄得忧心忡忡，深感在科学中否认人的价值的极其危险和全部科学非道德技术化的严重后果。而且同样危险的是有某些反对传统科学的批评家，他们发现传统科学有太多的怀疑论，太冷酷，非人性，因而把它作为对人的价值的一种威胁而全盘否定。他们变成“反科学的”，甚至反理智的。这在某些心理治疗家和诊疗心理学家中，在艺术家中，在某些虔信宗教的人士中，在某些对禅宗、道家学说、存在主义哲学、“经验主义哲学”等深感兴趣的人士中，是一个真正的危险。他们替换科学的想法往往是赤裸裸的异想天开和狂热的迷信，非批判的和仅凭个人经验的自私的兴奋，过份依赖冲动（他们把冲动和自发混淆起来），专横的怪念头和激情，无怀疑的狂热，最后是只看到自己的肚脐眼和唯我论。这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在政治领域，反科学能象脱离价值的、非道德的、技术化的科学一样，很容易把人类扫除掉。我们应该记住，纳粹和法西斯分子就是如此，他们嗜血的喊叫和诉诸本能、以及他们对理智自由探索和冷静理性的敌意不容忽视。

我当然希望能被理解为力求扩充科学而不是毁坏它。没有必

要在经验和抽象之间进行抉择。我们的任务是使两者相结合。

本书所采用的松散文笔是对演说形式的仿效。演说容许演说家更带有个人特色，用他自己的体验为例说明问题，表达他个人的意见，怀疑，和猜测。我已利用了这些可能的条件。由于同样的理由，我没有就我的题目进行系统的论证，没有详尽引述有关的科学文献。本书也不企求“涵盖全部问题”，或以全面或系统的方式讨论问题。

本书是我曾想写但未能写的系统而全面的专著的一个缩写本。这一部分是由于讲座形式施加的篇幅限制和时间压力造成的。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我刚刚拟定了一个系统的大纲并开始动笔以后，发现已有米凯尔·波兰尼的大作《人的知识》问世。

这部深刻的著作，肯定是值得我们一代人阅读的，它已完成了许多我曾计划要做的事，解决了许多我所关心的问题。我改变了我的计划，特别着重讨论某些显然属于心理学的问题，略去了几个我曾计划要讨论的题目或只就这些题目做一些简要阐述。

Abraham H · Maslow

Feb, 1966

目 录

前言（亚瑟·沃斯）	(1)
序.....	(4)
第一章 机械主义科学和人本主义科学.....	(1)
第二章 认识人——科学家的任务.....	(6)
第三章 受畏惧和勇气影响的认知需要.....	(17)
第四章 安全科学和成长科学：作为防御手段的科学.....	(28)
第五章 预测人？控制人？	(34)
第六章 经验知识和旁观知识.....	(38)
第七章 抽象和理论.....	(57)
第八章 综合科学和单向科学.....	(62)
第九章 原样意义和抽象意义.....	(73)
第十章 道家科学和控制科学.....	(82)
第十一章 作为科学范式的人际（我-你）知识	(88)
第十二章 超脱价值的科学？	(102)
第十三章 知识的阶段，水平和程度.....	(110)
第十四章 科学的去圣化和再圣化.....	(119)
参考文献.....	(131)
附录（一）科学研究的心理学问题.....	(139)
附录（二）科学的问题中心与手段中心.....	(151)
附录（三）人格研究的整体动力论.....	(160)

第一章 机械主义科学和人本主义科学 1

本书不是传统科学范围内的论著；而是对传统科学的一种批判，是对它所依据的基础、它的未经证明的信念、它认为理所当然的定义、公理和概念的一种批判。本书是把科学作为哲学中的一种知识哲学来审查的。它拒绝那种传统的但未经审查的信条——说传统科学是达到知识的途径，甚至是唯一可靠的途径。我认为这种惯常的看法不论从哲学、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说都是幼稚的。作为一种哲学的原则，传统科学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是西方的而不是全球的。它没有意识到，它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不是一种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必然不断前进的真理。它不仅是相对于时间、空间和局部文化的，而且从特性学的角度看也是相对的，因为我相信，和一种更成熟的、普通人性的、全面广阔的生活观比较，它不过是那种谨小慎微的、强迫执着的世界观的一种远更狭隘的反映。这样的弱点在心理学领域中变得突出了，因为心理学的目标是认识人和人的行动和工作。

虽然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曾经避免了这样的错误，虽然他们写过许多论著印证他们更广阔的科学观，把科学看作几乎与一切知识同义而不仅仅是以受到尊崇的方式达到的知识，但这些论著没有得到普遍的传播。如库恩所说（30）^①，“正规科学”的时尚并不是科学的巨匠——范式制定者，发明家，改革家——所建

^①括弧内的数字指本书附录的参考文献中顺序列出的文献编码。

立的，而恰恰相反，是由“正规科学家”的大多数所建立，他们很象那些微小的潜水动物在建造一座共同的珊瑚礁。于是，科学已经开始被理解为主要代表耐心、谨慎、细致、慢功夫、不出错的艺术，而不是勇敢、大胆地争取巨大的可能性，孤注一掷，和全力以赴。或者换一个说法，这一认为科学是机械论的和非人性的传统看法，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更广大、更概括一切的、机械论的和贬低人性的世界观的局部声明或表现（一个有关这一发展过程的精采阐述可以在弗劳德·马森的《残破的形象》*的前三章中看到）。

但在本世纪，特别是近一、二十年，一个对抗的哲学一直在迅速地发展，同时兴起对机械论的和贬低人的人性观和世界观的大反叛。这或许可以称为一种对于人和人的能力、需要和抱负的再发现。这些以人性为依据的价值，正被重新纳入政治、工业、宗教领域中，而且也纳入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我可以这样说：虽然有必要不使星体、岩石和动物拟人化，我们却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没有必要贬低人类，否认人的目的。

但某种程度的重新人性化甚至在非人类的和非人格的科学中也出现了，马森曾指出这一点。这一改变是一种更广大、更“人本主义”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在当前，这两大哲学趋向，机械论的和人本主义的趋向，是同时存在的，就象遍及全人类的两党制一样。^①

我认为我自己使科学和知识重新人性化（特别是在心理学领

* Floyd Matson, *Broken image*. New York: Braziller, 1964.

①我不是说“再人性化”作为一种世界观必须是终局之谈。甚至在“再人性化”确立之前，超越它的一种世界观雏形已经开始可以辨认出来了。下文我将谈到无我的、超越个人的价值和现实，即高层次的人性，自我实现，真实性和同一性，这时人变成了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世界的中心。

域中)的努力，正是这一更广阔的社会发展和理性发展的一部分。它确定无疑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正如贝塔朗菲1949年所指出的那样(7，p.202)：

科学的演化不是一种在理智真空中的运动；宁可说它既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表现又是这一过程的驱动力。我们已经看到机械论的观点如何投射到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它的基本概念如严密的因果关系、自然事件的相加性和偶然性、现实的终极因素的超然性等等不仅支配着物理学理论，而且也统治着生物学的分析观、相加观和机器理论观、传统心理学的原子论和社会学的“一与全的对立”(*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承认生物是机器，现代世界的统治靠技术，和人类的机械化不过是物理学机械论概念的延伸和实际应用而已。科学中近期的演化标志着理智结构中的一大改变，它足以和人类思想中的历次伟大革命并列而无逊色。

或者，我也可以引述我自己1943年以另一种方式对此所做的说明(38，p.23)：

……(在心理学中)对根本论据的寻求本身就是一整套世界观的反映，即一种科学的哲学，它假设有一个原子论的世界——其中，复杂的东西是由简单的元素构成。这种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所谓的复杂还原为所谓的简单。这可以用分析法完成，通过越来越精细的分割达到不能再简化的元素。这项工作在科学中的其他领域曾取得很大的成功，至少在一个时期是如此。在心理学中并非如此。

这一结局暴露出全部还原尝试的根本理论性质。我们应该理解，这一尝试并不涉及全部科学的基本性质。它只是科学中一种原子论的、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反映或蕴